



MING XIAOXI

明晓溪
作品

第一夜的蔷薇

明晓溪 著

Turkestan Rose
of the
First Night

那些年少的秘密，那段尘封的记忆，
苍白清俊却一直默默守护的少年，
在第一夜的蔷薇盛开的夜晚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第一夜的蔷薇

Turkestan Rose
of the
First Night

明晓溪●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一夜的蔷薇/明晓溪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
2011. 5

ISBN 978-7-5104-1799-3

I. ①第… II. ①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66300号

第一夜的蔷薇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明晓溪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沈沁颖

封面设计: 80零·小贾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180千 印张: 8.5

版 次: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799-3

定 价: 25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客服电话: (010) 64810892



Turkestan Rose
of the
First Night

楔子

早春。

上午十点。

“吱嘎——”

沉重的铁门发出生锈一般的声音，缓慢地开了一道缝，清冷的阳光照射在那个缓缓走出的女孩子身上。她抬起头，眼睛黑漆漆的，皮肤仿佛很久没有晒过阳光，有种接近于透明的青白色。

“02857，出去以后好好生活，别再回来了！”

铁门又重重地在她身后关上。

天空是沉沉的铅蓝色，风一阵阵吹来，依旧透着寒冷的气息，树木的枝桠仿佛黑色的素描，只是偶尔有几个刚萌发的绿苞。然后，就是空荡荡的寂静，除了她，这里再没有其他人。

双手紧紧握住一只发旧的牛皮纸袋。

她还记得六年前，十四岁的她被押解到这里关押时，场面是何等热烈，无数记者蜂拥而至，闪光灯如同一道道雪白的闪电，对着双手被铐住的她疯狂拍照。

而现在，她终于出来了。

漆黑的长发被一根橡皮筋束在脑后，她的额头光洁饱满，只是在靠近发际线的地方，隐约有一道长长的发白的伤疤。

唇角抿出冷冷的线条。

她低低对自己说——

夜婴。

你终于出来了。

Chapter1

二月二十六日。

深夜，漆黑的窗外飘着细雨。

屋内很暗。

只开着一盏台灯。

夜风夹着雨丝吹动窗帘，吹得书桌上那张刚刚画好的设计图不时地翻动一下。那是一张彩色的画稿，寥寥几笔勾出一个倨傲冷漠的女孩子，暗红色的裙子，线条异常简洁，只在肩部有着具有建筑感的微蓬设计，却使得整个画面有了一种近乎凌厉的力量感。

靠在窗边有一只发旧的牛皮纸袋。

书桌前并没有人。

剪刀的刀刃锋利寒冷，一下一下，将几份最新报纸中的一些新闻整齐地裁剪下来，然后仔细地分类贴到几本剪报簿中。床上堆叠着大约七八本剪报簿，手指慢慢在它们之上滑过，捡起其中最厚的一本。

电视机的屏幕不断变幻着画面。

正在播出的是一场在米兰举行的时装发布会，美丽的模特们一个个身穿霓裳行走在T型台上，变幻的灯光，奢华的背景，台下坐满名流和明星，星海般炫目的闪光灯，喧闹美妙的音乐，光影切换得如梦如幻。

纸页翻动。

那本厚厚的剪报里，全都是关于同一个年轻男子的内容。屋内光线昏暗，手指停留的那一页，是那个年轻男子出席宴会的场面。

照片中。

对他含笑举杯的女子高雅美丽得犹如月下的百合花，而身材颀长的他半倚在落地窗前，窗外是大片盛开的蔷薇花，似乎能闻到夜的香气。站在阴影里，他的神情和面容看不清楚，只是微微低头，聆听那女子的说话，那女子望着他，目中有如柔软的星光。

手指沉思地在那一页停留了很久。

放下那本剪报。

又从剩下的几本剪报中，挑出其中那本最薄的，只有两页，目光再一次扫过那些少得可怜的文字。

这是关于另一个年轻男子的剪报。

剪报中寥寥的内容里，除了他的名字，几乎没有透露其他任何信息。

可是……

手指久久地停留在那本极薄的剪报上。

“虽然全球金融风暴来势汹汹，然而根基稳固、财力雄厚的谢氏集团，却趁此机会大力扩张业务，集团股票在国内和纽约股市连续十五天大涨，国内最新报收于每股180元。”电视机里的时装秀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结束了，传出财经新闻的声音。

放下剪报。

视线望向电视。

“今天谢氏实业集团将正式签约收购国际顶尖奢侈服装品牌Brila和LC，此次并购之后，谢氏集团不仅在全亚洲继续巩固第一的地位，而且财团的总体实力也将挤入全球前三。”

屏幕的画面里是一栋足有五十层高的大厦，是本城地标性的建筑，橘黄色的“谢氏实业集团”的logo醒目异常，乌压压的无数记者将大厦门前堵得水泄不通。

记者手持话筒对着镜头报道：

“谢氏集团宣布，集团下一步的重心是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国际顶尖品牌，由谢氏集团来引导世界的时尚潮流，而不是始终跟在欧洲的身后……”

窗外的雨越下越大。

反复又想了一遍，她终于站起身，走到书桌前。

夜风将窗帘吹得烈烈扬起，有雨水灌了进来。白光闪过，闪电撕破夜空，将屋内霎时映得亮如白昼，照亮她额头的发际线处，那道细长隐约的伤疤。一阵阵“轰隆隆”巨大的雷声，她静然不动，影子被暗暗的灯光在地面上拉得斜长斜长。

拿起笔。

她在设计稿的右下角签下两个字——

“叶婴”。

整整六年，被关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。

她已经不想再等下去。

台灯下，压着一张飞往巴黎的机票，被吹进的夜雨微微打湿，阴冷阴冷。

*** **

三月二日。

她来到了巴黎。

这座城市充满了浪漫和糜烂的气息，虽然从下飞机的那一刻起，就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下雨，却仿佛空气中都弥漫着香水的味道。买了一把宽大的雨伞，她将画架支在四季酒店前面，一笔一笔将雨雾中的酒店绘入画中。

巴黎四季酒店。

她在杂志上看到过关于它的介绍，它被评选为全球最奢华的酒店。从外面看起来，除了有凝重的历史感，它似乎没有什么太过出奇的地方，她一边漫不经心地想着，一边留意着那一辆辆开过来，停在酒店大堂门口的豪华轿车。

果然是以奢华闻名的酒店。

汽车皆是名车。

出入的客人也一个个气宇不凡，非富即贵。

将近中午一点的时候，她终于等到了她在等的。

一辆黑色林肯房车从雨雾中驶来，缓缓停在四季酒店的门口。酒店的大堂经理亲自迎出来，另有一些似乎早就等候在大堂里的上流社会的人士也纷纷迎出来，车门被门童恭敬地打开。

远远的。

她从画架上方凝望过去，只能看到那人的背影。

雨雾如烟，那人穿着一件黑色的毛呢大衣，颈脖处一条浅灰色的围巾，虽然背影有些削瘦，但身材修长，气质清峻，仿佛国画中淡墨的一笔，空灵而又道劲。

有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男子跟在他的身后。

她还想再多看一眼。

那人已经被众人簇拥进了酒店。

*** **

三月五日。

她接近了他。

几天来，雨一直下下停停，这天却渐渐收住了，还出了太阳。傍晚，她见到那年轻男子独自一人从酒店出来，坐着轮椅行驶在霞光满地的街道上。

这是她最接近他的机会。

前面几次，他都是直接在大堂门口乘车出去，回来时又被车直接送到大堂门口。她注意到他的轿车不再是第一天那辆林肯，而是一辆加长加宽，能缓缓伸出轮椅斜坡来的黑色宾利。

很明显，他的身体非常不好。

除了正装参加重要场合，他基本都是坐电动轮椅出行。刚到的两天持续阴雨、天气寒冷，她能看出他的面色越来越苍白，几乎每次他进出酒店大堂的时候，她都能听见一阵阵压抑不住的轻咳声。

此刻。

当他自霞光满地的街道又慢慢折回酒店的时候。

她飞速地从画架旁抱起一些东西，几个大步跑过去，挡在他的电动轮椅前。薄薄的霞光中，她半蹲下来，微笑着望向面前这个轮椅中的年轻男子，对他伸出右手，说：

“嗨，你好，我是叶婴。”

坐在轮椅中的这个年轻男子大约二十五六岁，穿着一件黑色的驼绒毛衣，一条黑白碎格的丝巾偎着他的下颌，膝上盖着一条厚厚的棉毯。

仿佛极少与世人打交道，他的面容显得清淡疏离，宁静高远，然而轮廓骨骼中却透出一股异常诱人的艳色，如同清冷冷的，带着异香的栀子花。

轮椅停下来。

抬起头，他缓缓望了她一眼。

伸出的右手被晾在空气中，叶婴的笑容依旧甜美，仿佛并不在意。她又将手中的册子递向他，说：

“这是我的设计稿，你要看一看吗？”

橘红色的封皮，里面大约有二十张左右的画稿，那是她为了他而精心准备的。

他没有去接。

“如果你想要做设计师，”轮椅中，他面容平静，“可以把你的设计图递到集团的人事部门。”这是她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，那声音很好听，比她想象中要低沉一些，但并没有虚弱无力的感觉。

“可是，我不想从底层一步步做起，”她含笑望着他，笑容甜蜜，眼珠漆黑如深夜的雨雾，“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欣赏。”

他似乎已没有兴趣再同她说话，驱动轮椅绕过她身旁。

“那么，至少可以看一下我为你画的这些画吧？”她又拦住他，手按在他轮椅的扶手上，这次没有容他拒绝，她就直接将几张画稿放到了他的膝上，笑意盈盈地望着他说。

他眉心皱起。

苍白的手指终于拿起那些画。

几张画里都有他，细雨中他穿着黑呢大衣走入酒店的背影，夜幕降临时他坐在轮椅中用手轻掩嘴唇咳嗽的模样。而她放在最上面的那张，还只是黑白的素描稿，轮椅中的他如同沐浴在万道霞光里，晃得人眼睛都有些睁不开，透出的味道却是异常清冷的。

“你知道吗？你很迷人。”

半蹲在他的轮椅前，叶婴歪着头瞅他。她的眼珠乌黑透明，黑得像深夜的雨雾，她的微笑却是甜蜜的，跟眼底的神情有些不搭。

原来他长得这么好看。

在她收集的剪报中，连一张他的正面照片也没有，只有在一次时装发布会上，被其他人影叠住的他的暗暗的侧影轮廓。此刻，这样近距离地观察他，她能感受到他的疏离和冷淡，仿佛他是禁欲的，可是，他的面容这样的清峻美好，淡色的双唇，被睫毛掩住的眼瞳，略微苍白的优美手指，让她忍不住细细地打量他。

“可是为什么要坐轮椅呢？是身体不好吗？”

目光望向他膝盖上的棉毯，她的语气中有浅浅的遗憾。他恍若未闻，漠然地看毕那些画，递回给她。

“喜欢这些画吗？”

没有马上去接，如同多年的老朋友般，她在他面前蹲得更低些，仰起头紧张地问他。

“画得很快。”

这是他的回答。

“那么，你喜欢吗？”

她又问了一遍，紧紧地盯着他。

“你并没有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。”驱动轮椅绕开她，他淡声说，将那些画放回她的画摊上。

“如果不喜欢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，”她笑得很无所谓，“是否受到专业的训练并不是判断一幅画好坏的标准。”

他开动轮椅准备离开。

“等一等！”她从身后喊他。

他缓缓转过身。

霞光中，她无奈地说：

“我一直在这里等你，等了好多天，结果你却并不欣赏我。”

顿了下，她又打起精神，笑了笑，说：

“好吧，希望你能继续给我机会，让我得到你的欣赏。”

于是，从此每天早上，她都会将自己最新的画拿到四季酒店的前台，请酒店的工作人员将它们转交给那位坐轮椅的优雅男子。

她不知道他是否会看。

也许画根本送不到他的手里，就会被那个一直跟随着他的管家扔进垃圾桶。

可是，那总是她的机会。

*** **

夜晚。

酒店的露台上。

膝上盖着一层薄薄的棉毯，空气中有些凉意，越瑄静静坐着，望向只有寥寥几颗星的夜空。

久久地望着暗墨的夜空。

越瑄的面容苍白得清峻宁美，眼底是空洞的，仿佛那里没有任何生息，仿佛他什么都没有在想，什么都不会影响到他。

“二少，您的电话。”

管家恭敬地捧着一只震动中的手机走过来。

越瑄依旧静默地望着夜空出神。

管家识趣地将手机放至他身旁的圆桌，默默退下。手机震动了一阵子，静止下来。然后，又开始震动。如是反复地打进来。

越瑄微微皱眉。

低头看了一会儿手机屏幕上显示出的号码，他终于将它拿起来，刚一接通，里面就传出略带激动的声音：

“二少？”

是谢平。

越瑄闭了闭眼睛，那些刻意想要忘记的事情，涌向他的脑海。胸口染上凉意，他的手指苍白，掩住嘴唇，开始低低咳嗽。

“二少，您不能再留在巴黎了！”谢平的声音有些焦急，“如果您一定要留在巴黎，至少让我或者谢浦陪在您的身边，最近从大少那里传出来一些消息……”

夜风很凉。

从露台上，越瑄远远地望出去，在酒店前的广场中，那个孤零零的画架依旧支在那里，昏暗的路灯下，那个女孩子坐在画架后面，还在继续画着什么。

“……森小姐也在找您，”谢平犹豫了一下，有些小心翼翼地说，“或者您听一下森小姐的解释……”

“你们统统留在美国，一个都不许过来，事情全部由大少来决定。”越瑄皱眉，声音淡淡地说，“就这样，我要休息了。”

关掉手机。

夜色又变得寂然无声。

越瑄闭目咳嗽了一阵子，疲惫和倦意席卷而上，渐渐睡了过去。

*** **

三月九日。

她的机会终于来临。

那天大雨滂沱。

明明是下午时分，倾盆的暴雨却使得天空阴霾如同黑夜。她手中的伞被狂风吹得东摇西晃，完全抵挡不住大雨的攻势，浑身被雨水浇得一塌糊涂，冻得瑟瑟发抖。最让她心惊胆跳的，却是那紧紧抱在怀里的画具和画夹被雨水濡湿的速度。

该死。

她被淋得再厉害也没关系。

这画具和画夹却是她最宝贵的财产了。

于是，当那辆加长加宽的黑色宾利在大雨的雨幕中从四季酒店驶出的时候，她死命撑着伞，在暴雨中抱着画具画夹，冲到了车前，大声地喊：

“停车！”

宾利猛地刹车，隔着挡风玻璃，她能看到司机在回头请示。绕到车侧，她用力拍着车窗，对里面的人喊：

“拜托，请让我进去躲一下雨，我没有地方可去！”

仿佛过了几分钟那么久。

车门在她面前打开。

雷霆般的暴雨声中，轮椅里的他正苍白着脸咳嗽。

一秒钟也没有犹豫，她抱着画架和画具钻进车内，发现这辆车果然是特制的。不但有装置能够将轮椅直接固定住，而且车内空间异常的大，除了能容下轮椅，竟然还有三个像沙发一样舒适的宝石绒座椅。

她一边关上车门，一边说：

“谢谢你。”

画具上全都是雨水，将车内铺的深蓝色宝石绒地毯污了一大片，她急忙将东西尽量全都收拾到角落，又歉意地说：

“对不起。”

见他闭着眼睛，双手搭在轮椅的扶手上，并不理会她。叶婴犹豫了下，将一张画从微湿的画夹中拿出来，递到他的面前。

“你看，这是我刚画好的一幅画。”

画面中，他静默地坐在酒店的露台里，夜空中有几颗星星，点点星光照耀在轮椅中的他身上。

空气中弥漫出松节油的味道。

他眉心一皱。

身子刚向轮椅后背靠去，他又发出一阵咳嗽。先只是忍耐地微咳，然而咳嗽越来越急促，一阵紧过一阵，咳得苍白的面容上染起两朵异样的潮红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她伸手想去扶他，旁边却有人立刻伸出胳膊将她拦住。

“这位小姐，请不要靠近二少。”

将她拦住后，管家又拿出一条棉毯覆盖在他的身上。见他越咳越激烈，开始隐约有急促的喘哮声，管家半蹲在他身边，拿出一瓶喷雾剂，急切问：

“二少，用药吗？”

他紧闭双眼，摆了摆手，又剧烈地闷声咳嗽了一阵子，胸口急喘，然后足有十多分钟过后，才终于慢慢将咳意压了下去。

车窗外暴雨如瀑。

宾利一路平稳地在雨中行驶。

车内的他似乎好了一些，只是依然脸色苍白，眼睛闭着。叶婴注意到他穿着一套质料名贵、裁剪讲究的黑色礼服，珍珠色的白衬衣，以及黑色领结，衬着他此刻苍白的面色，居然有种奇异的华丽感。

如同世代隐居城堡的贵族。

在暗夜的蔷薇园，那大片大片怒绽的血红蔷薇，没有月亮和星星，只有苍白的肌肤，是唯一的光芒。

是那样清峻到了极致。

反而透出某种艳色。

也许是他腮尚未完全消失的潮红，也许是他胸口仍旧微喘的起伏，也许是他紧握住轮椅的那双苍白坚忍的手。

“二少，您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今晚的酒会是否就不要参加了？”管家担忧地说。

他闭目摇头。

“二少……”管家犹豫了下，“或者，让我推您进去，如果身体不适，就立刻……”

“不用。”

他皱眉，又低咳几声，缓缓睁开眼睛。

她手边的画夹被雨水打湿了一些，墨绿色有一片片或深或浅的濡湿。在画夹的右上角烙刻着一朵小小的蔷薇花，有银色的光芒，如同是在夜光中绽放。

“你是有哮喘吗？”

听到方才的咳嗽中有隐约的哮喘音，叶婴想了想，还是问了出来。

车内的空气顿时变得凝滞，管家古怪地瞪着她，轮椅中的他抿紧嘴唇，视线从画夹移到她的面容上。

“这样的天气，对于哮喘病人来说，并不是出行的好日子。所以你要去参加的酒会，一定是很重要的活动吧。”仿佛毫无察觉，她一边将油画放回画夹，一边说，“如果是重要的酒会，坐在轮椅里，由管家陪同入场，的确不是很适宜。”

暴雨敲打着车窗。

她眼瞳深黑，却笑容明亮，对他说：

“不如，让我陪你去吧。”

管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愕然地看着车内的这个女孩子，见她笑容

和煦，仿佛提出的是个再自然不过的提议。他又看看轮椅中的二少，见二少正沉默地打量这个女孩子。

他一向看不懂二少究竟在想什么，这次也是同样。

就在他以为二少绝不可能同意由一个陌生的女孩子陪同参加酒会时，二少竟默然应允了。

“我母亲以前也有哮喘，我照顾她很多年，她随身的药是沙丁胺醇，你呢？”

“二少的药也是沙丁胺醇。”见二少已经默许，管家只得拿出一瓶备用的气雾剂，交给她，说，“二少不能喝酒，不能吃海鲜。”

“是，我知道。”

留意看了下气雾剂上的说明，她仔细将它收好，想了想，瞅着轮椅中的他，似笑非笑地问：

“那么，我也喊你‘二少’？”

“谢越瑄。”

“你好，越瑄，”她笑容妩媚，对他伸出右手，又告诉了他一次，“我是叶婴。”

他没有理会她伸在空中的手，目光淡淡地落在她身上。随着他的视线，她低头，发现自己穿的是棉质的长裙加一条厚厚的披肩，而且已被雨水打得狼狈不堪，根本不是能够出席酒会的装扮。

雨越下越大。

黑色宾利停在GalleriesLagayette门口。

这是巴黎著名的购物中心。

装饰奢华的Janin专卖店里，香水的味道清雅迷人，金发碧眼的专柜小姐们拿出所有当季最新的款式，轮椅中的越瑄挑出一件银灰色的礼服裙给她。

十分简洁的剪裁。

质料华贵。

露肩的设计衬得她的锁骨凸凹有致，裙子随身而下，服帖地勾出她妩媚柔软的线条，恍若有暗浮的体香。只是她没有任何首饰，脖颈处显得空了些。

“这枝花可以给我吗？”

店里的水晶花瓶内插着几枝百合，新鲜芬芳，叶婴用法语问专柜小姐，专柜小姐立刻殷勤地将花取出来。

站在镜子前。

她散下黑发。

乌溜溜的长发如同缎子一般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光芒，专柜小姐们看得呆住。长枝的百合花将她美丽的黑发松松挽住，慵懒地垂在右肩，仿佛是春之女神在清晨时的灵感，美得没有丝毫烟火气，比世间所有昂贵的珠宝都要灵秀。

“好看吗？”

她回眸笑道。

“走吧。”

越瑄淡声说，驱动轮椅向店的门口驶去。

还是不喜欢啊……

叶婴眯了眯眼睛，手指微微捻动百合的花瓣，审视地打量穿衣镜中的自己，在他的轮椅驶出店门的那一刻，她对专柜小姐说：

“请给我剪刀和针线。”

黑色宾利继续在大雨中平稳地行驶。

用披肩挡住裸露的双腿，叶婴把礼服裙卷到膝上，埋头忙碌着，用剪刀和针线在裙子上利落地裁剪、缝合。管家不安地看向二少，见他仿佛毫无察觉，沉思地坐在轮椅中，凝视车窗外的暴雨。

宾利缓缓停在灯火辉煌的格里伦酒店宴会厅门口。

门童恭敬地将车门打开。

苍白的手略微一用力，越瑄正待从轮椅中起身，一双女孩子清凉的手已扶住他的手肘。

“小心。”

叶婴先踏出宾利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弯腰将他扶出来，动作轻柔娴熟，仿佛已经服侍他多年。她眼瞳很黑，眸光却闪亮，含笑望着他，发间那枝纯白的百合花散发出寂静的清香。